“王妃娘娘，侧妃娘娘，王爷回来了！”

跑进书房的是桃金娘的小厮阿皖，刚刚被打发去库房拿些宣纸回来，路过前院似是有王爷的亲卫走过，第一时间便跑回来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在书房处理账务的两位，当然主要还是桃金娘在处理，月瑾安坐在一旁看着街上买的小画册，秋香把洗好的水果细细的切成小块又拿银叉插好喂给她吃，听到这话感觉宫里赏下来的雪梨也不甜了，急急问道：

“你说的可是真的？”

“自然是真，还能骗二位娘娘不成？”

桃金娘不疾不徐的将账册整理好，又拿过新的宣纸铺开，看着旁边急急忙忙的人，放好镇纸便向阿皖吩咐道：“去备些茶水，王爷进宫回府应该还有一段时间，秋香带着王妃去梳洗打扮一下，看她已经坐不住了，是想王爷呢。”

“好嘞，奴才这就去办。”

秋香则是掩面轻笑，月瑾安反应过来则是嗔怪一声：“姐姐又是笑我。”两片绯红窜上了脸颊，为了掩饰拿着帕子便去闹她，“秋香，秋香，快管管她，把我弄倒了王妃就要抓你算账了。”桃金娘抵不过人掐她腰间的软肉，去求救外援，秋香才堪堪把人拉开。

少女心事被戳破的月瑾安却又不肯走了，磕磕绊绊的给自己辩解，脸红的像是胭脂涂多了一般：“谁说想他了，才没有想他，走了二十多天的人竟然只寄回来三封信，不要理他了，桃金娘也不要去迎他，不去了，让阿皖把茶倒好放在正厅就不管他了。”又想了想加了一句：“泡那个今年的竹叶青就行，王爷最近喜欢喝这个。”

“哎秋香，我记得今天早上锦衣坊的老板说前两天送过去的料子做好了是吧？”

“回侧妃娘娘，是今天早上新送来的衣裙，已经分派下去到各个院子了。”

“我记得安安的应该是两批蜀锦还有一批云锦，是什么颜色来着？既然今天安安说要陪我算账那就不穿新裙子了吧，晚些再试也是一样的。”

“才不要呢，但是说好了哦，我只是想去试穿衣服合不合身，才不会是想着穿着新裙子去见王爷呢，秋香我们走……哎呀你快点。”

月瑾安把秋香推推搡搡连拉带拽的带走了，边走还一边拉着秋香问新做的绛紫色和藕白色的衣裙哪件穿上好看，看着两人远去的背影，急急忙忙又好不热闹，桃金娘淡笑着品了一口旁边温度正好的茶，敛去了笑容。

，他在送别同僚的过程中已经想到了月瑾安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迎接他，但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夫人竟是关门谢客“阿皖，去告诉福伯，晚上一同去王爷那里。”

“奴才知道了。”

司马恒烨在黄昏时分回到了府上，不比北疆早早飘雪的萧瑟，九月的明京树上的叶子还黄着没有往下掉，到处是红红黄黄的倒也好看，手里把玩着从路上折的一片红枫叶子，马车晃晃悠悠的停到了门口，竟然屋外一个人都没有来迎接他。

都说小别胜新婚，几位新上任的大人平日里没有出过这么远的差事，夫人们这次回去都是在门口欲语泪先流，更有甚者在城门口便哭哭啼啼的迎了上去，他揣摩着这段时间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发生，试探性的走上前去想去敲门。

刚打算伸手却听见门里的人说的悄悄话，便把手放下专心去听月瑾安又在搞些什么名堂。

“嘘，秋香，去看看王爷的马车到哪了，我刚听见有声音现在怎么没了，注意点，小点声，不要被发现了。”

“娘娘，不能因为侧妃娘娘不拦您就把大门关着吧，别人还以为王爷出了什么事儿呢。”

“别吵别吵，要你们准备好的炮仗都准备好，一会吓他一跳，看他还敢不敢出去这么长时间就寄回来三封信。”

听着门里面气鼓鼓的声音，司马恒烨失笑，原来是因为这个，他推开门，庭院的鞭炮同时响起，鞭炮之后的焰火也准备就绪，他装出被吓一大跳的样子，他的夫人得偿所愿之后板着的脸再也绷不住钻进他的怀里，哼哼唧唧的撒娇像是狸奴一般，藕白色的衣裙在夕阳下显得温顺可爱，他揽过人紧紧地抱住，一起看他夫人为他准备的焰火，一人多高的烟花没有爆竹声响，只是如不停歇的打铁花般，竟如同真正的火树银花，在院子里凭空多出来了两根火树，实在壮观。

听着怀里因为烟花而拍手欢笑的人，突然又觉得充实了很多，皇帝要他去接管礼部，虽然名义上是平调甚至高升，但他不能接管北疆原有的事务，尽管他相信明珑会是一个好皇帝，像她所描绘的那般，海晏河清的太平盛世，如果在明珑的管理下将来北疆家家可以和睦温馨，像此刻的他一般，怀抱着自己爱的人一同欣赏奇景，那么行政权给她便给了，也无怨言。

“这个是隔壁工部侍郎张大人送过来的，她新发明的焰火，叫火树银花，一共送过来了两支，我虽然好奇，但是也想等夫君回来再一起看嘛，好不好看。”月瑾安扯了扯夫君的袖子，短暂的介绍了一下：“张大人真的好厉害哦。”

司马恒烨看到完全注意力在烟花上的人，“奇技淫巧，没有我家安安好看。”

“王爷怎么能这么说，这是张大人研究了两个多月才弄出来的，唔你不要捏脸……”

把人的脸掰过来，顺手捏了两把软软的脸颊，他的瑾安好像没有骨头一般，从小到大抱了这么多次，哪里都是软软的，他也格外爱抱一些：“安安光顾着看烟花，都没有好好看一下你的夫君，可是要吃醋了。”

“夫君也很厉害呀，夫君最厉害了。”没过脑子直接敷衍完的月瑾安这才认真的端详面前风尘仆仆回来的自家王爷，嗯，好像没什么变化，稍微瘦了点，两双金色的眸子相对，一时无言，踮起脚尖在人的脸颊旁亲了一口。

被突然袭击的司马恒烨倒是被她这样一下搞得有点不会，一时间愣在那里，还是月瑾安拉过他往院子里进：“走啦走啦，桃金娘今天要做好吃的。”

傍晚，夜色渐浓，秋风拂面，月瑾安缠着夫君与自己同床，被司马恒烨拿还需调养当做借口的人气鼓鼓的向他展示最近被桃金娘养的圆润了些，还说着每天都有锻炼身体，去撷芳园来回散步好几遍。

司马恒烨拿来了特意在北疆通商贸场选购的潮州秋芙蓉挽金缠丝簪子和一套上好的点翠头面作为礼物，才堵住了自家王妃幽怨的小眼神，好不容易先把人哄睡下，和秋香一同回到了书房，桃金娘和福伯向他点头行礼。

“长话短说，福伯的药方查的怎么样了。”

“回王爷，老朽细细查看了小殿下的药材和衣食，并未发现大的问题，药方均为滋补之物，但是小殿下煮药的紫砂药盅，药盅在烧制的时候被工匠添加了朱砂，故虽为温补的方子，药渣也无问题，小殿下还是日渐嗜睡，有时傍晚睡下到第二天天气大亮还未醒来。”

“我记得朱砂是有安神功效。”司马恒烨似乎是想通了一些事情，看向老者，后者向他点头表示肯定。

桃金娘静静地站在一旁，今日她身着黛色长衫，为娴静的脸上平添了一份庄重：“回王爷，宫中的探子回话，说公主在被接回宫之后那段时间，太医院开了许多安神养心的方子送往寿康宫。”

秋香忍不住插话：“寿康宫里哪来什么太皇太后，应该是公主受了些什么刺激才是。”

秋香虽然是司马恒烨在战场上捡到的孤儿，但久在军营受训，离府交代的时候才知道王妃便是王爷一直念叨失散的妹妹嘉懿公主，震惊之余又格外的操心起王妃身边的物件，紫砂药盅便是她发现的异样，比起王爷院中的紫砂茶具颜色更加鲜亮一些，她假装不小心碰到打碎之后拿着碎片去给福伯查看，果然问题在于这里。

没有人说她多嘴，便由桃金娘接着补充道：“药盅已经让秋香想办法换了个新的，两个侍药的宫女都未起疑，那两人应该是无辜的，但估计是那位的意思，言语间说是御赐之物。”

“嗯，看起来安安气色比出行前好了很多，先按照原来的方子接着补就是。福伯接着说。”

“回王爷，老朽给小殿下把脉的时候发现公主身子亏空得厉害，应该是长期服用寒凉药物所致，也可能是长期与麝香这类药物共存，和秋香姑娘嘱咐了食材中要添加的温补之物，靠着药膳一两年内应该还能补回来，但是脉象似乎还……”福伯有些犹豫要不要说出来，抬头看了看司马恒烨。

“但说无妨。”

“似乎还……掉过一个孩子。”

福伯此话一出，在场所有的人都震惊在了当场，司马恒烨的手紧紧地握住腰间的玉佩，秋香和桃金娘面面相觑，一时失语，看着福伯，想让他说出更多。

“这边是一直没有和小桃说的，老朽要亲自和王爷禀报的事情。”福伯到底是见过大场面的人，向桃金娘和司马恒烨拱手致意。

桃金娘最先缓过神来，分析道：“坤泽落胎的脉象应该是寻常大夫都能诊断出来的，若不是太医院这位大夫昏庸买了这正五品首太医官职，便是那位要有意遮掩了。”

“那我们来复盘一下，嘉懿公主与驸马大婚之日，文周军队打入姑臧皇宫，嘉懿公主在公主府内被趁乱劫走，不知所踪，驸马同时在婚房中被刺死，今年三月，圣上给我说在安辽边界的山区匪窝中发现了瑾安，将她带回宫后养着，我曾远远地见过一面，确实是瑾安，但面容清减、状若疯迷，后来我带兵剿匪，四月回京后圣上与我商议赐婚，此时的瑾安被养的好了一些，不再那么枯槁，圣上说瑾安不记得原先的事情，太医诊断是应激性的失忆，我便应允了她的要求，给瑾安换个身份，让我兄妹团聚。”

“朱砂安神，混在瑾安的药物之中不足为怪，可以理解是为了避免瑾安自己发现不对，太医也可以解释为长久的脉象安稳不会引起她自己的怀疑，若是在匪寇窝里失了清白，贞洁事大，怕其他人乱说，圣上此举是悉心关照瑾安这个妹妹。”

“还是她问心有愧呢？”

司马恒烨揉了揉眉头：“我倒是希望是前者，毕竟那窝匪寇已亲自承认劫持北疆公主的事情，而我也在那匪首身上足足插了三百余刀才作罢，整个山头被我屠了大半，为解心头之恨，剩下些被抓来的同样苦命的妇孺老弱也让当地官府发派，只若真是这样，也算是报仇。”

他不敢去揣测第二种情况，也不愿去揣测，他有些烦躁，一晚上的信息量有些难以消化，她颇为烦躁的揉了揉眉心，一时间书房静谧，落针可闻，每一个人都在思考这背后的逻辑，但也无法替司马恒烨做出决定。

自从开始选择查验药方的时候，司马恒烨就是在怀疑了，但是无凭无据的怀疑并不能让另一位被怀疑的对象有什么实质性的伤害和打击，曾经他有兵权，是北疆手握十万重兵的大将军王，现如今他只是一个空有名号的异姓王，甚至于藩地的行政权都被收回，他可以理解明珑所作任何制约他的政令，权衡是每一个皇族人骨血中的规则。

所以他并不怪她，按照任何一个角度，明珑的君王做的无可挑剔，她帮他杀太子寻找妹妹保护他的百姓，他帮她把北疆三十七部势力化进文周的版图成为她夺嫡的最大筹码，她上位后北疆民族自治政通人和，颁布的政策每一条都利国利民无从指责，而他也帮新帝平定匪寇游走于边界外围收复北疆势力后主动上交兵权以示诚心，都给予了对方最大的体面，虽然各自保留有几分诚意尚且不知，但表面上，所有人都在称赞他们亲如手足，堪为后代君臣典范。

但是为什么，司马恒烨想不明白，他打算放下，目前掌握的信息尚少，并不能足够的推演还原出整个时间线的所有故事，一定有什么地方是被遗漏的，从瑾安消失到出现的时间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目前还只是明珑的单方面说法，他愿意去相信明珑在这件事情上没有骗他，鸿安十二年到鸿安十六年的四年时间他也愿意相信是真心结交，而不是如他最不愿看到的那般。

“桃金娘，你安排一下从安辽匪寇中剩下的那些老弱妇孺下手去查，看看有什么被我们遗忘掉的线索，细细的过一遍不得有任何遗漏，福伯，瑾安的身体还麻烦您老帮忙调理。”

“属下遵命。”

“老朽自是竭尽全力调理小殿下。”